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六章 保甲局審訊之經過

話說胡得勝何以在夜中，隻身跑到豆腐店裡，演這一幕威逼的活劇，其中經過的情形，當然是有補述的必要。原來他率領局勇，押著熙智跟蔡屠戶進了水西門，天氣已是晚了下來。先把擄掠來的贓物，安置停妥，這才來到保甲局，把熙智跟蔡屠戶，拘押在候審所裡，便打算著要上去回話。誰知事情不湊巧，總辦已經赴同寅的宴會去了。本來到了正月裡，官場酬酢，幾無虛日，保甲局也是鬧差事，自然免不得微逐，請想洪觀察怎能安穩的坐在局子裡呢。當下胡得勝得了消息，便信步走到差遣室中去坐。只有一位武弁在那裡支應著，兩人便對坐攀起話來。那武弁聽了胡得勝的報告，便笑道：「活該你要走紅運，居然馬到成功。這份差事，當得真算漂亮極了，把咱們局子裡一班同事，都叫你一個人給壓了下去。我想總辦，對你這番異常勞動，輕者提升，重者就許在大帥面前密保，早晚少不得要喝你一杯喜酒呢。」胡得勝聽了這套恭維的話，心裡是說不盡的受用，便得意洋洋地說道：「那也只好看咧，要果然能夠這樣，凡是咱們同事，我少不得是要奉請的。」那武弁點了一點頭，又笑著說道：「我想你辦理這件案子，能夠如此順利，大概是得了意外的線索，有人給泄了底罷。倘若不然，誰可能辦得到哇。」當時胡得勝聽了這個話，恰似給提了醒兒的一般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但在表面上，卻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，點頭說道：「你真能料事，一猜就猜著了。」隨又敷衍了兩句話，便回到自己休息室中，一個人坐下，默地沉思道：「他那話說得有理，似乎要我出一個干證人來，這件事情，方算辦得滴水不漏。雖說未必用得著，然而卻不能沒有預備。但是這個人，關係非常重要，可叫我去找誰呢？況且此中還有一說，假如要找個精明人，把事情說明，跟他串通了，不但眼前頭我要大大地花上一注錢，作為買囑之費，並且從此以後，我還是叫他挾制一輩子，這個事未免太不妥當了。看來還是找個老實人，用言語威嚇他，轉而受了我的挾制，不但眼前省了錢，往後還可以無患，這才算是一勞永逸的辦法。不過這個人，可上哪裡去尋呢？」

他又一思索，便猛然想到開豆腐坊的王老兒身上了。認準這個人，自己是十拿九穩，一定可以威嚇得住他，決不會發生什麼變故的，簡直使用他就結了。已經想到此處，忽然又心中一動，以為用王老兒，還不如用他的兒子牛兒。因為十來歲的小孩子來作干證，更可以叫人深信不疑了。胡得勝經過這番詳密的考慮，策畫算是已經決定，又把見王老兒以後應該怎樣辦理，先在肚內打了一回稿兒，其時已經到了夜裡，這才出離保甲局，赴奔豆腐坊，演這威逼證人的一幕。此中經過的情形，在上章書內，已經敘清了，無煩再述。及至大功告成，果然如其所願，胡得勝自是滿腔歡喜，心花大放。他當向回路走時，心中又默默地思忖，認為自己臨走時，王老兒所說的話，卻也未常無理，倘若用不著干證時，也自不必多生枝節，如其事情緊急，到了非此不可的時候，好在已經安了根，是用不著臨時現抓的，操縱全憑自己，這事大可放心了。胡得勝想到這裡，覺得自己籌劃精詳，算無遺策，心中是十分高興。但他卻不想一想，平白無故的，只因逞一時憤怒，便陷害兩個人，並且威逼干證，把一個天真未除的孩子，拉著去下渾水，似此存心，怎能逃得報應。

當下他回到保甲局再去打聽時，總辦還是不曾回來。那時夜色已深，便自回寓處安歇。及至第二天早晨，再到局子裡，又伺候了一會，方才見了洪觀察。胡得勝便將兇犯就擒的經過，多方粉飾的稟告了一番。洪觀察一聽，不由滿面堆笑，覺得胡得勝真乃是辦案的聖手，會有這樣意想不到的成功，便著實的獎勵了幾句，命他暫且退下，隨即派局子裡一個精於審案的委員，立行審理此案。那委員奉了總辦的交派，哪敢怠慢，立時吩咐伺候，跟著就升公座，提犯人，開始審訊，還有案中的證物，刀子、銀兩之類，也都放在公案上。

諸位請想，那熙智和尚跟蔡屠戶二人，昨天受了胡得勝的暴力壓迫，抵抗是抵抗不了，分辯是無從分辯，除去痛心切齒外，實在無法可想。今天好不容易到得公堂上，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，還有個不聲冤誣枉，實話實說的麼！再講那個委員，本是久曆官場，精明老練的人物，他覺得胡得勝辦理這件疑難大案，一經出馬，便把兇手拿來，真比花錢辦貨物，還要透著容易，情形已是有些不符，因此在升堂以先，他心中已存下了一個疑問。到得此時，聽了兩人的供辭，可又覺得太離奇了，以為胡得勝縱然有些膽大妄為，但也決不至荒謬若此。隨向熙智問道：「你說你不曾圖財，這銀子是哪裡來的？」熙智道：「那裡我廟裡的銀子，並且除此以外，叫胡得勝搶去的，還要多著好幾倍。」委員聽罷，搖了一搖頭，沒有說什麼，隨又向蔡屠戶問道：「你說你不曾害命，那刀子是哪裡來的？」蔡屠戶把眼一瞪道：「我不是告訴過你，我是個屠戶，那把刀子，就是我天天殺豬的，要說拿它殺人，你們誰瞧見來著。淨憑有刀子，就算是兇犯，我當屠戶的，不管哪一個，誰又逃得出砍頭的罪名呢？」委員聽著，一邊連連地皺眉，一邊又微微地冷笑，翻了翻眼皮，又看著二人問道：「你們所說的話，准能靠得住麼？」蔡屠戶聽了，便怪聲怪氣的嚷道：「怎麼靠不住，我要是說一句瞎話，我就是個囚籠的。」兩旁伺候站堂的人役聽到這裡，都忍不住笑了。委員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這是公堂，不准滿口胡說。」熙智跪爬半步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請把胡得勝捉來，我們二人跟他當堂對質，自然真假虛實，不難有個水落石出。」委員聽罷，沉吟了一會，便道：「等我回過總辦，再行定奪。」隨即吩咐退堂，將二人仍舊押了起來。

原來那委員沉吟考慮的結果，認定這案子其中大有蹊蹺，倘若幫助胡得勝，來個屈打成招，不過是他人擎功，自己造孽，這種划算不來的事情，實在有些犯不上。倘若認真辦理，給二人昭雪冤屈，不但有礙胡得勝的面皮，並且關係著保甲局的名譽，難保不觸犯了總辦的忌諱，於自己的前途未免大大地不便。再者此外還有一說，就是這件凶殺案，制軍震怒異常，嚴厲的交派了總辦，叫限期緝凶。如今胡得勝馬到成功，人贓並獲，總辦是歡喜得了不得，以為在制軍面前可以交代得下去了，倘若我審訊以後，不用說是胡得勝誣良為盜，只說是他拿錯了人，彼時希望成空，總辦當然著惱，說不定要碰個什麼釘子。這不是把別人家裡的棺材，拉到了自己門上麼！看來這件討厭的事，要設法擺脫，只有耍一個油腔滑調罷了。那委員在自己肚中打好主意，於退堂以後，便去面見總辦。洪觀察問審訊結果如何？委員稟道：「卑職用誘供之法，一時還不得要領。」

本來這也難怪，圖財害命的案件，關係太重了，哪肯就容易坦白承認呢。」觀察聽到這裡，點了一點頭。委員又說：「卑職本打算要用刑訊，但現在正值歲首，諸事皆取吉祥，要鬧得血濺公堂，呼號慘怛，未免有些不便，故此不由得存了些個顧忌。」原來那位洪觀察官習太大，忌諱較多，那委員善於揣摩心理，所以便因人而施，如此立論，果然洪觀察聽了，便道：「是呵，一個大正月裡，刑訊自然是有些不便的。但是這件案子，既然獲得真凶，早晚是要回明大師的，若盡延宕著，問不出真供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委員道：「大人不必過慮，等明天再審的時候，職總要設法問出他的真供來。」洪觀察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老哥多多地分心，現在累了半天。先且歇息去罷。」委員便辭了出去。

誰知到得第二天，他便請了驟得急症、不能起牀的病假。

洪觀察見了，很不痛快，自己盤算道：「他病了倒不要緊，可不耽誤了審案麼？他是個老手，問了一堂，尚且毫無頭緒，倘再委了別人，尤其覺得靠不住。況且這件案子非同小可，問明白了以後，取得親供，便好向大帥那裡去銷差。看來講不得，只有我躬親其事的了。」

洪觀察想到此處，便吩咐升堂，少時伺候齊畢，入了公座，把熙智跟蔡屠戶帶了上來。和尚曉得總辦親自審問，沒有容得上邊開口，早已大聲的呼起冤來。蔡屠戶見和尚喊，也就跟著喊。洪觀察便叫二人把真情訴將上來。和尚先說一遍，蔡屠戶也就照直的說了。洪觀察一聽，這簡直的跟原案是驢唇不對馬嘴，便看著二人說道：「你們身犯重罪，還要設辭脫卸麼？」

趁早從實講，供將上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說到這裡，便把驚堂木一拍，左右侍候的便喊了一聲堂威。熙智道：「方才所說，決不敢有一句妄語。大人若是信不及時，不妨傳喚胡守備上堂，我們當面對質。」洪觀察想了一想，便吩咐人役，先把蔡屠戶押了下去，單向熙智問道：「就是你叫眾聚賭，那也有應得的罪名。我念你是個出家人，很想著要網開一面。那件殺人的案子，或者是

蔡屠戶所為，與你並無干係。只要你肯實話實說，我便可開除罪名。將你釋放，你可不要自己錯了主意。」

熙智回道：「不勞大人囑咐，小僧早就曉得實話實說。要是不然，糾眾聚賭的事情，還不自己稟明呢。講到殺人的案件，其中是否牽涉蔡屠戶，小僧不得而知，不過要按照人平索引的那句話去講，蔡屠戶雖然粗魯，卻是個義利分明的人，似乎不至犯此大罪。只求大人秉公處理，筆下超生，小僧便終身感戴。」

說罷，向上叩頭。洪觀察一聽，曉得這個和尚胸中很有經緯，無論他犯罪沒有犯罪，誘供是誘不出來的。便吩咐把他押下去，再把蔡屠戶帶了上來。

洪觀察認準這個人是腦筋簡單，胸無城府，以為誘供的辦法，總可著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當蔡屠戶二次上得堂來，剛一朝上跪下的時候，洪觀察便驟然說道：「方才和尚已經把你供出來了，他說所有圖財害命之事，全由你一人主張。趁早實說，休得再行托賴。」在洪觀察的打算，只為這是一個迷魂掌，蔡屠戶聽了，當然要痛恨和尚，倘若要是熙智主使的，他還有個不盡情傾吐的麼。誰知蔡屠戶聽了這個話，竟白一言不發，他的兩隻眼睛恰似鷓鷹一般，向四下裡亂找，要問他找的是什麼，原來找的是和尚。及至看了半天，和尚蹤跡不見，他這才昂起頭來，眼望洪觀察說道：「你所說的，全都是瞎話。老方丈是個好人，他決不能虧心。你把他請上堂來，我們兩個人見了面，彼此對說對講。若果然從他口中說我殺了人，叫我償命，那時我便情甘認罪，決不皺眉。要是把他藏起來，淨憑你信口開河的，替他傳話，告訴你說罷，壓根兒我就不信。」

洪觀察一聽，真乃惱不得，笑不得，從來公堂上，就不曾有他這般回話，但因為他是個渾人，也不去吹毛求疵，不過這一層窗戶紙兒，已經被他戳破了，別瞧腦筋簡單的人，見理卻能見得透澈，居然能說出理直氣壯的話來，不受這般誑哄之計。好在洪觀察是個老吏，心思是靈的，口才是敏的。他見一計不成，早已又生二計，當下便轉了口風，向著蔡屠戶說道：「蔡源，你可要自己明白利害，要按照原案去辦，和尚是個主謀，你不過是個幫凶，這出主意的，跟為人所用的，其中分別可就大了。不然，國家的法條上，何以要有主犯從犯之分呢。」

你要肯於實話實說，將來定案之時，你也不會得一個死罪。要按照你方才的供辭說，那是白晝行兇，搶劫犯人，便該得個目無國家、大逆不道的罪名，依著法條講，就是斬立決。我不追問這個，叫你把原案供出來，此乃避重就輕，有心開脫於你。

你就應當把心眼放明白些，可不要自尋死路。」誰知蔡屠戶聽了，不假思索的說道：「大人，這又是你的不是了。我的脾氣，向來就不曉得什麼叫利，什麼叫害，只曉得不說屈心的話。你就告訴我，要說是由老和尚主使，叫我殺了人，那時便給我插花披紅，賞我萬兩黃金，可也不能那麼說，因為壓根兒就沒有這麼一回事，我能夠屈首違心，胡造謠言嗎？至於說到搶劫犯人，那實在是辦的，一點兒也不假。慢講是斬立決的罪名，就算是凌遲處死，我也不能改口。死活算不了什麼，就是不能說瞎話。再者，老和尚當初救過我的命，我要順著你的口氣，陷害於他，那簡直是豬狗不如，還不如挨上一刀，趁早兒死了痛快呢。」

當時洪觀察坐在公座上，耳朵聽著蔡屠戶的話，眼睛看著蔡屠戶的臉，覺得他侃侃陳辭，義形於色，真個是精誠達於面目，一些作偽的神氣也沒有，不禁心中想道：「這漢子確是直個爽人。或者此中果有冤屈，未必如胡得勝所言，也說不定。」

看來這件案子，還宜斟酌辦理為是。」想到此處，便吩咐把蔡屠戶押下去，即時退堂。